洽鮮集

徭役畧

市集畧

治鮮集卷之二

閩莆陽林

慎封畧

兵分五出〇三代之法〇

昔成周受命旣歷三紀經文武成王之治〇周公君陳之化〇天下太平四方無事〇而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〇諄諄以申畫郊圻〇慎固封守爲重〇而先儒吾鄉蔡文定爲之說曰〇疆域障塞〇歲久則易湮〇世平則易玩〇時繕而屢省之〇乃所以尊嚴王畿〇王畿安〇則四海安矣〇然則處王畿之地〇當太平

之時者凡尤當加意也。而宋孫子容先生有言。州邑他官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唯令耳。則為令者當為保障。而不當為繭絲可知也。然而居官者。嚋無撫字之念。寬徭息爭。務徙與民休息。始之以慎防之術。繼之察發摘之方。或有奸究之警竊發之虞。[illegible]雖欲緩民而民卒不得緩可念也。緩之之道在於防與緝而已。防所以為緝。緝即在於防之中。防之若何。一在修城壕。一在完營堡。一在練快壯。一在慎守循。一在謹啓閉。一在連鄉村。一在

聯保甲。余下車月巡閱陴堞女垣週遭內外。凡壞者補之。脫者築之。壘之卑者增之。塹之平者濬之。而城壕浚矣。新邑東南有南藕之堡。東有壘頭之堡。西南有張家庄之堡。南有馬頭之堡。堡各立墩臺。余既為脩葺。復授以斥堠撥憊之策。而諸堡完矣。新邑無額設之兵。凡馬快民壯皂班。余皆點選精壯者充之。則庶人在官者。即唐府兵之制矣。守宿之慎。不特邑之庫獄宜然。即解運上需在境內館舍者。鈴柝之嚴。徹晚漏者矣。新最當孔道。佩弓矢騎馬者每

所議。此古人不拘成法亦見

多非時堙澤之叩。往往城下呼譟甚厲。雖有郵符。亦未敢遽納。遠懷鄰烽火明燎。遠之守啓閉之司。其可易哉。北地曠而人稀。盜賊易於藪匿。久則滋蔓。余親至各村落。諭以守望相助之法。若其村有賊。則號炮一聲。鄰村則號炮應之。頃刻之間。諸村各適。設伏於要路。率壯健子弟。逐之縣閒炮。則領馬快民壯家丁出捕之。盜一裝而成擒矣。不應者。即坐以通盜之罪。此即變昔擊鼓相應遺法。鼓不如炮。因其時與地則然。而鄉村自爲連結矣。保甲之行。今日視

豈[illegible]
力舉
官身

為故套善哉申公之言曰為治者顧力行何如耳夫保甲之法詳於王文成文成之平大寇靖大難其已事可知也然書言慎封而本之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敎即善言保甲之法也且嚴保甲而緝獲逃人之事於是乎出逃人之事新律最嚴予謂百姓非不愛惜身家豈甘扞文網者往往愚而陷於不知也始至即申諭以憲令當遵身家當惜朔望至約講所每諄諄面諭之百姓頗知畏奉然猶恐奸黠借此為逞私仇讐借此為搆陷株連而

不得白者有之。況恒地之民。離居失業、流離遷徙者、或占籍於此。亦甚可憫。又慮為逋竄者挾詭。余每細窮其居址親戚。即移關會以驗虛寔。不敢輕易發解。其詭詐畢露者。始以解部焉。余下車之日、有邑生為東人所株、幾為覆盆、余力為全之、此生竟以是秋舉於鄉、向非特為開釋、則翔空鷹鸇。遂羅弋人矣。然而巨猾大盜善竄逸如彭三者、往往又皆擒獲焉、初彭三既逋、莫可窮詰、部符臺檄交下、郡州邑各行捕捉、至是始獲解部、至中途即有數騎與之耳

說者哉 為感動 不置何 況千家 身家哉

語移時、頗防送人衆、竟不得脫、蓋余早知其寔繁有徒、先
爲脩故也、昔漢趙廣漢張敞、發奸摘伏如神、每所捕殺以
數百計、然其中豈能盡無辜哉、余嘗懷此意、故所解部送
人男婦百餘名、皆批迴在卷、使非先爲百姓申諭、舉首無
隱、若遭十家連坐、則所解百餘起、已塗炭千家、新之民幾
何、而堪此耶、又凡送人遞解、上下往來、必經縣撥、雖於
縣無與、余欲得其情、多委曲開其來由、視之唯謹、見有情
可憫者、常稍賑佐之、如存異紀所載鄭生經邦一案是也、

古今有利民而道為病者至臺張皇三字

蓋余於株連之人、力爲矜全不得者、必令防送善視之、徃徃得蒙豁釋、亦足見　朝廷好生之德。而吾輩之尤宜恪體者矣。夫防不在於張皇。一涉張皇。則必至疲民力費民用。保障而不變爲藩籬也。幾希。至於緝獲一事。體君父好生之意。不欲濫及。寘置功過於度外。而心血幾枯。有終難爲言者爾。

每辦一議。必溯源窮委。每建一事。必與利無弊。凝齋嘗言學道入門功夫。祗在鍊念頭。鍊念頭即儒者所謂防

意如城也讀慎封畧井井有條百里春風不異湛然方寸中亦可謂防城如意矣　余未也評

慎封在吾邑為最要為最難以他邑未有衝且疲若吾邑者衝則雜不易詰疲則澆心易生林父以防與緝行之而未雨綢繆鴟梟遠屏春和布氣鷹鸇截化此篇為公之治畧第一即為公之治狀第一矣　陶與參評

積案立法案有無案者有餘祭之初刑一級虛立門戶皆世所行也

徵賦畧

語云、催科無善政之語也。仁人聞之而滋惻矣。催科者。乃朝廷必不得已而不得不行之事。有司以考成為重。奉行安敢不力。貴得體察乎法之內。復體察乎法之外。以宣布朝廷德意。誠神明其用。緩急其術。使閭里小民於困時少舒苦中得樂。鼓勵輸將。此道蓋聞於古慈惠之師。竊嘗慕之矣。予蒞新邑、凡徵比之法、舊失其方、奸弊叢生、亦其勢也、如本三社各設一總、傳以催十季、又設幾十季、以催花

戶花戶零星散處足跡不履公庭遇追比急則總傳十季究於富家典舖先為之完納迨至秋收之時到花戶家清算應納錢糧並所究之利息及起比時歇店騎驢飲酒食飯等費勢不得不浮於正額矣總傳十季即兢兢守法者諒不能代賠其利息若不肯者藉口而橫索之中人姑忍而予之耳悍者窮者則諍縮為既盈諍無為既有爭而訟累無足憑又每社各設一收糧者謂之收頭收頭本日所收多寡自合總而封之點入官庫官按簿而究之應解者

解應給者給官府庫吏並不識民間所入於收頭之手者幾何無所稽察里長只給收頭一小私帖至季之終歲之簿清算之時爭辯有無完欠真贋多寡莫可依據此總傳十季門頭收頭之通弊也蓋緣新邑舊規相沿習慣收銀不設櫃納銀不給票花戶不赴比里長多包攬職此之故也余始設印票三連一存官一付櫃頭一與花戶設木櫃收銀當堂而發完過即投櫃投過即給票花戶不論多少准自完訖執照而去總傳十季不得而索之收頭不得而

[illegible]

欺之即花户亦不得而混淆之數者宿弊除矣又各社有書手一名同赤曆簿掌管入户田產變易之事每季一造冊謂之小赤曆夫徵賦之例有正有行差有寄庄有優免既各不齊矣而小赤曆又四季更張亦各不齊矣將數目長短出入贏縮於其間乃便於開私竇也官取四季冊而較之責其互異但曰使總數不差則亦已耳夫總數固不差雖無損於公家但攢數之過割紛更長短出入贏縮皆出入於社書之手其間樸而貧者陰坐困窮而黠者覓便

宜何可為訓耶予令之一年一造冊四季若一轍開除新收則按印券而定上中下則不得隱漏而過故社書之宿弊除矣若此者皆休察乎法之內也法應如是各州縣多有難行者不獨新邑為然但新邑從不行之行之方自予始民初以為甚不便今則以為甚便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民情豈然乎若夫法之外又不可以無其意也夫一朝之計在寅一歲之計在春而春粮徵比尤難者何也凡人家春日所需者皆去冬卒歲之粮也新邑沙土磽瘠泉

府揭烏人家蓋藏鮮有越宿延至經年亦更罕矣且春日農功方作有種子恐不給者有牛具恐不給者若春間責之過嚴勢必賣牛鬻種以完糧田野共荒秋成何望哉毋年三四月間民更困憊所謂青黃未接此其時亦甚可憫矣乎毋行田間詢疾苦或給之牛具或給之種子追收之還不還置勿問也夫亦以稍抒吾願耳若無一畝之地不耕無一夫之不得其所則此願豈易了哉至於夏五月麥雨載浪滿望傾黃徵收夏稅此其時也但此地隔年種麥

者十室有四五耳種瓜怕雨種杏怕風即風雨龝和成稔
成熟者亦十室有二三耳未能家給而戶足也必計其里
社所屬祇鍾籌車若而何分別輕重以為較較者校也懲
一以警百使相效法而輸納也迨秋成之後何所辭其責
黍稷稻粱木棉蕎麥梨棗之屬俱告成於此際雖有良焉
未免如鞭亦其勢也委而過此以往抑又難矣冬之日於
風沙冰雪中不能不費追呼朴責令完足以報歲終然而
為民父毋者之心其寔盎以悲矣若此者皆體察乎法之

推激勸何盡不已

外夫亦視乎其時也若夫各社之人民風氣堅愚淳薄又各不同等並不論豐歉與貧富豈無富之家豐之候偷安吝惜不肯上供豈無貧之家歉之候而百計拮据完納在先此關乎社之分風氣相尚賢愚相去淳薄相形亦大懸可觀矣如在城社木村社人戶多曆治之東北一帶烟火人家桑麻相接什之六七其在西南卑濕地十之一二耳故在城木村二社歷年正額舉不虧也然中同社人戶西南居多東北居小亦歷年正額不虧若存乎其人耳甚可

嘉尚也若孔村社分上下共田畝俱是西南歷年若澇則同也而孔村上之粮不缺孔村下之粮多逋迫異者何哉亦存乎其人耳故比上宜恕比下宜嚴水火相濟之道也名村古稱義社今以為累社者以其地全乎西也傍幾既多尤堪憐恤或於別差加意垂慈耳中心藏之不可以示之也起而援之遂生怠玩亦不可行也東庄盧家東田三社亦稱累社然地不純處乎西近日脩河以後逃者歸耕荒者復業稍有起色與昔又不侔矣青同社雖是澇地其

人户多在鎮城。亦急公肯前寄納。但十季無以地遠隔屬為推托飾詞。豈盡足信哉。惟張村社、所分無多。所屬只四村。地近易催。里長不盡一日之力、已走遍四村。傳宣赴比。柴里社、人户雖純處乎西南一帶。然貧而好義、有古風。二社至省刑也。東陽上下、錢粮少而人户散處西南、居多東北為少。無逢比日。點次居後。多行寬恕。渠相謂比較不我詳也。幸自寬假者有之。如有賴抽比。有時自東陽溯洄而上。渠亦何所逃哉。此法外意也。夫村有遠近。則到有早晚

宜審慎 津貼詳 說其 利弊 札談 惜也

而地。有。燥。濕。則。完有。難易。人。有。淳頑。則。責。有。輕重。社。有。後

先。則。比。有詳略。且新邑。徵。比。之名不一矣。如依狸皮地畝

花絨。皆以本色解京。比之惟共時宜。至於雜差煩冗零星

者。縣行賠墊。並不派及里社。寔自予始。此等。皆法之所不

及。載。惟以意行之。竟無盡法。亦無盡。是在後之司牧神明

而用之耳。

只。體察乎法之內。復體察乎法之外。二語括盡徵賦肯

綮。至於釐剔宿弊。設立新規。按社里以助緩急。因習俗

以施寬嚴。上不缺供。下不病民。古稱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公得之矣。郝秉齋識

新郵驛縣樂驛與接類公整頓要歷覆當均在者代之所

驛郵畧

西漢手筆

國家方底定六服。至於隅澨。罔不入版圖奉正朔。凡大師往來徒旅供饋。文移檄奏。人乘芻䭾薪水之需。皆於郵乎出。故今日之若尤在驛站。而恒郡當九省之衝。視他處為尤甚。新樂又當恒郡之衝。地最小。民最貧。視恒郡為尤甚。故徒旅供饋。人乘芻䭾薪水之需。杏應不缺。一難也。凡往來人衆。風馳雲湧。忽日輻輳。公舘散處。各色支應。迅呼立辦。二難也。供應雖有額設。而趕馬負芻撫鞍鈴柝等役。不

無騷動民間三難也以今日極苦之司而處兼難之地是以曩年西樂驛驛官以呼召不靈又捶辱交加因而逃去當日已不堪其難矣今經裁革驛丞驛務皆歸縣官理之予於此不勝兢兢惟恐弗克次第整頓也驛莫苦於夫役額設者有數耳每遇大差數百名勢不得不僱覓以足之而以時以刻計程限者無如解鮮竹解竹遞曰公家所急需也必亟供命至於解銀鞘則道里不敢以早暮差池必撥送惟謹解藥材解紬疋必撤視其行李燥濕而最重者

不特本公謹慎亦為陰騭迪吉所在

又無如解鉛鐵備牛弱車救不敢行也必輕重而較之[illegible]其數而始付之尤關係者遞解贓人與夫解獲巨魁及[illegible]流徙徙之輩過此信宿必親視其飲食精察其械繫慎密其居處多遣其擁護出境而後即安凡此皆僻陽邑令所經年不一見者而衝途每日數起豈不難哉而驛遞又莫要於養馬一事予茲任交代驛內疲馬止四十九匹其能行走者只十三匹陸續行差倒斃不一月而殆盡令節次買足驛額七十匹原數外復買七十餘匹已通共百四十

不意縱良將中有伯同乘非乎諸人在爾

餘匹每按馬政及相馬諸經時其饑飽視其肥瘠小差則更番休息軫恤馬夫又督課其賞罰瘢殘驛稍有起色夫銜途之官以驛為政驛之政以馬為命故每得一馬則心稍安馬蕃息精壯則心益慰雖隆冬盛暑夜恒數起課圉人勤視芻秣棧豆恐其不足凡皆為郵命往來者計耳郵命往來者相體念固有之其不然者於是有越站之事於是有折夫錢私馬錢之名越站者馬既充數或不饜芻茭概以為羸劣不堪乘屢撻馬夫將南來之馬越至北驛北

駁北三千〇本於秉心案淵

來之馬。越至南驛。馬往往倒斃。則驛與驛相為追賠。恤爲錢者。今既成例。苟一遠倒。不論烈日雨雪。一跨鞍蹬。疾加亂鞭。瞬息數十里。馬力竭矣。而馳騁不休。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東野子之言。詎為進之。折夫錢者。如夫已足矣。又於中選強有力者。加重其擔荷。是使一夫兼兩夫之用。而剩一夫。折一夫之錢。稍不如其所願。則鞭笞鎖鈕夫頸。謂夫罷弱。舉不堪用。而小夫肩百餘斤。趦數十里。稍緩進前。則鞭笞如雨下。故折夫錢恤馬錢。不能不與之者。求寬我夫。

對兩官民府皆實在官毋在民可禁於人之弊

恤我馬也若此者與之苦在官至支應所需伐民間物力雖官給之價而或遲緩或少虧或經奸胥之手而販夫販婦不沾寔惠不有以處之則苦在民矣乎乃設支應一簿給骨支者錢使一依民間價值先時給之而後取大而舖設卧具細而醯醬油鹽皆登紀循環十日一繳隨取隨給絶無行戶之累至如經過大差或以衣幣鞍轡為名每有所需索不有以應之則咆哮鞭撻居民與其苦在民毋寧在官姑量有以應之囑其婢從若我百姓里居為若此者

則昔不在民矣至於所發買薪草料豆以答應行差以養
馬日費薪草百餘束料豆十餘石皆發現價如市平買毫
不虧短價值出入有稽不使妄費亦為天地愛此物力耳
南關外有泒都兩河湍洄迅急解凍之後雨多水溢往來
一摺什渡閘
壅滯停驕駐輿呼渡者喧然汀際其強者奪舟舟子不任
鞭箠中流多逃去其弱者招呼舟子舟子亦因之以為利
今每歲造大船到者竟渡無阻候之艱禁需索之事矣舊
制草橋短窄車不得方軌馬不得列驂今捐俸添買巨木

[illegible]

增長加濶坦如周行人無病涉矣但秋冬之交亟需橋橋
遲數日則江寒至早行者履霜矣春夏之交亟需舟舟進
數日則暴漲至淺者苦厲深者不敢問津矣于於舟橋必
先期早備之夫衢途之官不特上之供應師旅迎送臺司
即商旅往來亦當體念道里遼遠炎蒸霜雪之勞仰遵吾
朝廷柔遠之意饑餐非常軫知疾苦使一介行李不虞燥
濕貨物無滯戒心一洗憑商旅自通矣總之驛站之事供應
不缺迅呼立辦亦未見為難惟不病民間為尤難故於爲

佩薪號之需皆平昔歲價即橋木一項往者歲一歲買剩者及撤者付之不問其虗糜民間物力可謂不貲數年以後則諸山其童未可知也今擇材大而完固者既不易壞撤之則計若干與前取剩者俱登號簿以備貯用故歲歲更備未嘗有所更費矣然新鄭之苦不但今日明熹啓間牧是邑者題於西察院屋白堂云今天下莫苦於驛遞尤莫苦於畿南之驛遞盖九州冠盖率取道於同途四應輪蹄日奔馳而不息差繁夫劇馬倒夫逃官司常疾首於衡

此都亭驛字文也非泛言公示直達非疑辭父對亦音述

疲里甲盡攢眉於帮貼所與仁人君子俯賜矜全少留不給之需便是無疆之恵如夫已足矣嘱家僮無索損頭之錢馬若脩烏餙使者莫取鞍前之費大歛小歛諒主君不逸得一言分付則造福無窮折騎折蔗豈貴客所為存片念稍查則流恩非淺至若米麵油鹽茶湯蔬果係窮民膏血縱不豊不脩幸寛罪司庖盤盂棹椅毡帳簾帷関百姓身家須相愛相看好交還寧記旗幟惟行戎乃建似不宜違制典而旆旆當前鼓吹奉 聖旨都裁亦安可悖明綸

亦奚敢戴道。但念做秀才時光景。則知為官長日分延荷存物力。於　朝廷可倍福緣於身世。蓋鮮麇之錙垣、西蔡院尤為宏敞、凡皇華駐節者、百餘年來、吟咏相續、四壁盡成珠璣、共道民情之苦、與衝邑之疲者、若有六宗公詩、尤為至切。云新樂城頭寒色偏。幾家草色起炊烟。中峰暝日陰雲合。斷壑淒風夜火連。落雁盡浮流水去。饑鳥猶集戍樓邊。可憐鄭俠圖千紙。爭似淮南持節年。倘𨎌軒使者觀風采以上聞。不減聶夷中二月之詩矣。

驛遞之苦。至今日而極。新邑驛遞之若至今日而尤極。
讀茲篇不啻監門之繪圖也。至末引前賢留題一段、痛快剴切、昔張尹崖問范延貴天使沿路來還。曾經州邑有待人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屢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萍鄉令張希顏善吏也、垂崖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人也。。。此重公案。凡為驛路有司。凡為皇華使者。俱當識之。 郝莘齋評

無我相
無人相
便可成
佛於人

聽讞畧

尤易在東主之外

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則聽訟者嘗觀天水相涇澄渟浩蕩物來自照而訟得矣夫澄渟則纖影莫遁浩蕩則生類有容訟之大者殺越人於貨與殺人傷人户婚田土之事聽訟則自上司批審會審以至本邑自理之事每遇一批審至心如擔重負然如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景象岌岌業業待關取齊到即面鞫之又慮其執己見不符牟見也抑又慮其徇上見也天子曰殺之三庭堅曰宥之三

見去裁見便何斷獄

公片新民無不當投赤子之刃

則無狥之之病矣會審則及期必至會所寧我先勿爲人後而辯折反覆寧我後勿爲人先盖虛以察之公以體之若登高而望烏靡不丕覩然後片言以斷之則無狥人見與執已見之患也獄之事其可易言哉新民多不量力而喜訟若赤子無知特片紙爲嬉戲及自投坑陷弃而始哀號悔悟豈不足悲夫予下車爲申諭不啻再三姓例堂規清辰投文未及而諷凡一切詞狀並收入衙齋從容斟酌之揣摩之然後下筆批判登號越異日而後發行閭閻以

民從數十里來鵠立而覓望已共三日矣若有公務羈遲或過此留中不發鄉閭小民又不勝等待居停之苦矣迨當訊之時兩造俱備各吐真寔與初遞詞狀中語迥不相謀者何也詰之故則曰我等並不識字詞狀乃代書書之也方知向日之在衙齋斟酌揣摩有同射覆難中真寔也不若於投文之際即逐名點核面詢其事之始與其時證之人與其物件件虛以體之靜以照之不敢疾言厲色以呵之恐下情惴慄而不得盡露所苦也觀其顏色聽其語

覩此信庸鄙輩不知道風矣

言已十得其八九矣果可以不再鞫而定即面付其原詞或令親朋里社公息而止以厚風俗如必不得已乃或遣人與之同往至於處家庭骨肉間或有嫌忤慮其怨隙遂成一離不可復合嘗以至性感動之以法懲之又其次也凡兩造俱備即為鞫訊訊畢即示以審詞有時至經月未何等用心嘗有贖鍰之間遠鞫者慮妨民時也免罪鍰者為恤民力也即示以審詞者恐其為左右所欺也至於人命賊情脈念五六日未嘗即安以為死者已不可令冤不得伸啣痛

於地下。柰何捕風捉影令生者終身有覆盆之悲乎即余於新所讞數事者猶可概篋焉。孟中芳者滑九家養子甯晋人寓木村歲暮夜行習家庄為盜所殺時張樾齊騎而道經見賍野數人伏於莽日已夕矣疾鞭而過至木村倉皇始定過老人言狀老人曰噫吾子夜暮未歸其遇之與急遣人接之已死矣賊已四散莫知主名滑九家以男命告他邑指稱石孟林王明會王全王美杜來桂諸人為盜以諸人素行不謹故也夫素行不謹豈即可指以殺人之

宋太宗取劍示親臣北知知失去華寀李宋經

事乎孟林等未經鞫已為牛芳家私毒拷官訊之際孟林不勝楚掠自誣服其妻子訴於上臺批子更審審時則捨地呼天極口稱冤地方鄰佑稱其是日同在家磨麵豈有縮地飛劍之術哉而究問兇器只憑一鉈斧窮詰原告則出於風聞臆度傷哉竊鐵之疑忍使數家無罪而入死地乎及會審者一覆審者再張林奇謂屠蔡策馬飛過何從辯認知賊為誰耶而九家亦悔心已萌頗具息矣力為脩由詳請蓋元惡大憝莫逃於刦盜即平日觸忤鄉里非本

分人亦不得漫致之重法類如此又頗九官者火藥匠也性嗜酒及烟每日多取燒酒為製藥之需匠役雖微得毋美醞三升足戀耶日暮回家又遇隣人盧明亮邀共飲三杯耳熱喧競爭起彼此相推酒後常態九官一跌仆地明亮託權自奉扶其回家對妻孥俱不說與明亮飲酒爭毆之事蓋深知為虛舟相觸也乃越翼日就斃明亮與姪盧一權素不睦權出首謂明亮毆死九官又囑其妻亦並告予親檢驗身雖有傷滿肚藍色夫燒酒烈者取火迎之輙

斷發伏 非有把 弱不能

炎上驟裝不可撲滅加之吸烟何異陽燧映日於乾草之
上耶且日炼火藥久浸淫五內人大醉則五臟反覆況一
跌耶詳允依律例得釋蓋凡予檢驗不避臭穢親到屍傍
仵作者不得上下其手類如此又一日李可貴與李可教
兩家俱以重傷昇至庭中血淋漓頭面俱不可辨令胥役
洗驗之莫敢下手予乃親以水净拭可貴故號叫欲絕予
不為動脩得詭狀可驗腿目重創一綫如縷乃以法按治
之蓋君子雖可欺以其方而當官之際使罹受者寃不得

行則奸人無所施其詭計。類如此。又馬名第與相周爭訟田畝、王紀林為干證、余履畝踏勘、馬生之地果少、而相周之地亦不多者何也。因問地隣為誰、即干證王紀林也、丈量其地、果多一畝七分、即馬生所少一畝七分者是也、詰其故、萬曆間、有李孔元李曾元兄弟、共地二十八畝、均分各一十四畝、天啟間、曾元以一十五畝、賣王紀林之父王政、是曾元已逾賣一畝矣。孔元不知、尚以十四畝、撥抵還馬名第之父騰蛟、近馬生以地短額、只疑為毗連蠶食、控

告地之北隣相周為被地之南隣王紀林為證田已經數姓事已近百年田祖有神其可問乎迨躬臨丈水落石出甲多乙少若合符節乃以地歸焉王亦無辭蓋新之站地為里胥欺隱黠民變置于所摘糞而改正者類如此又楊西趙與妻反目而妻凡程世林以事控他邑西趙受鞭笞後琴瑟絕無靜好之致家人嗃嗃變為詬矣力欲出妻

（至性感動天者欲泣）

告於余予見其兒女纍纍為之惻然召其夫頻指兒女示之夫婦大感動同攜兒女泣下叩謝而去蓋新之伯叔見

舅甥舅姻婭。以涉訟至縣者。亦往往感格。類如此。又谷還亨與崔新業乾餱以愆。遂相搆訐。訟起於飲食。不共然耶。予嚴詞訓諭之。遂出令和息。兩家不聽。搆於各上司。追年累月不得結。傾家蕩產。剝膚之苦。不待言矣。迨後歸併族在余處。一日新業方在候結。忽大哭自投井。衆力挽之。而問其故。曰。兩事已結。即罪贖可以請訴緩納。何自輕生為。曰。吾非為此也。吾恥無以見林侯。使吾早依林侯。吾不至此。於是新民喜訟輕生之風為之衰止。爲抑凡翁監防祝

謝前 宏議 句可

圄嚴謹慎。而體恤尤不可不週。近日奉文除匣床之設。豈仁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禁鞭背。而哀矜庶獄。等於舜禹矣。然而重囚以必死之罪。冒希可脫之路。無所不至。變故易生。而遏絕之。使不得稍為展轉。又非欽恤德音至意。子時常巡閱囹圄。不特有意外之防。兼恐獄吏行法外之苦。深感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之語。雖倉為羈候。亦未嘗輕苛一人。古人云慎無擾獄市。夫獄即無擾。亦何堪乎。復損微倦羸以饘粥。而炎日霪雨霜雪。尤防掾司

加意洒掃獄户飲食茶藥勿致愁困爲譏之事殊不爲言昔賢言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豈敢自謂得情但所謂聽訟之際虛靜以處之猶恐不當書曰式敬爾由獄蓋善言讞也

從無訟起念總能聽訟努目低眉總是一片菩薩慈悲度世心腸作用不然打三通牛皮鼓隨汝睒雙電光總要錯却此心矣勿認爲世法公案可也 邵繩畫評

讀聽讞畧便當續孝肅忠介二公公案之後 郭蕭齋評

徭役畧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未嘗妨場稼。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用一緩二。今則數有所不能矣。況孔道最衝之邑乎。然則為孔道扼衝之邑之民計者。當何如也。昔宋朝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范純仁亦言。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

要在公不在法根本大言從在民通貫為民道苦發是勸說

滋為民病。昔賢公卿在朝端。猶軫念民瘼如此。況親任其事者又當何如也。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催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予以為苟存體恤之念。雖不便於民者。亦可省數分之害。苟不存體恤之念。雖甚便於民者。即貽數分之害。予念衝途民力所不能免者。莫過此不時徭役也。因撫循鼓舞之。曰爾等亦知君王之恩乎。試迴思闖寇當年。爾等有田得耕否。有家得居否。有妻子得保全否。今日處太平輦轂之下。雖竭力何有。亦當效庶民子來之義。

至理名言民牧者不可不知

但差係何縣無之而我獨民當子午之衝差太甚也每一使至趕馬之夫若干名護送之夫若干名撥柴運水之夫若干名挑草料之夫若干名苟一夫不備前站差官嫚罵喧呼無所不至精壯者尚堪竭蹶奔命羸弱者往往顛連號泣慘杜少陵渡男伶傳之詩每見之輙為酸鼻至夫將矣苟無以饜其求索並又鞭之撻之達旦不寐解衣百結有賀錢以求寬者臨去隨帶過站方釋之有連日數差者有一日數差者此衝途百姓苶止比於瀕尾之魚也每

遲差至予點村之夫若干名安置縣治夜寒給之柴火口糧待黎明使飽煖行差焉而其中所艱苦者又莫如家口草輛絡繹往旋皆用牛車多至百四五十輛少亦六七十輛新樂額設所車僅止二輛餘皆僱覓腳錢緣無額派挪借充給年終報銷日久撲抵至於需索有上卓下車例錢稍不愜私人牛俱遭鞭撻舉官府所給窮民之腳價盡數飽之尚恐不免繼而鶉衣稍完者亦復典質不免又甚則將牛車到界典質獻之以求免鞭撻予蒞任目擊泫然內

俗吏若法輩若特學非視固為家常話如此亂矣

慘將境內大小鄉村勻配二十八牌每牌捐俸買牛一頭
分給牌頭飼養其牌頭十戶有貧不能具牛耕且役者予
捐俸按其種地畝數給之無差則聽其耕種有差則以應
用跟牛車夫加恤給錢值多差冗至照牌點名當堂分錢
均作如牛車在關廂以內家口需索囑牛戶應之曰此官
府與我種地行差之牛非我之私牛也汝若索錢吾與汝
同到官府禀之來者亦希即來則亦有以處之而民免受
困也至出界以外如北到定州南到真定每牛戶受苛索

至質當車牛者不論官民頭匹官自備銀錢遣役向兩處
取贖以還耕者使勞民之累稍輕釋也然民勞自不惜力
所不能平者不均耳不均之由有村人户多而力足者奸
黠生焉求私蔭者若而村至於土豪武斷之徒有寄屬奸
胥私為藏免者若而村每差使縣至官止攄吏之票西抹
東塗尚恐呼應不給豈暇查核某村於某月某日已行一
差不可再我是貧無倚恃者勞且益以勞而富有避免者
逸且益以逸也予下車目擊而㷀心傷之請縉紳學博士音

於煩勞細碎中俱見經濟作用向上行諸公無不知道

以我民之疲苦誠在於不均也遂慨然顧不私蔭既少蔭一村是我民得一村之分勞矣繼而覩感相勸私蔭俱絕矣新邑為村一百有八設籤一百有八書其村夫錢名又為牌二十有八設籤二十有八書某村牛幾隻車幾輛籤為架置之明顯易見在目已卧榻側使觸目知民勞也每一差至手自掣之挨次裝籤籤入裝價已裝之籤另置一處俟一架之籤用畢方輪流更換雖猾胥奸吏何所用其出入那移哉而村墟無偏苦不禹之嘆矣役無不均故民

樂趨。第近日如疏堰五河。而河就緒。如興建文廟。次第告成。脩橋船而橋船。脩脩城池。而城池整。民情急。公亦大可念也。然此猶向皆本縣之工耳。地密邇則耳目所親。工易以考覈。瓦木植畚鍤灰石之所費。早晚勤惰。犒賞罰責之所加。工無虛糜於閒佚。蠹無中飽於奸胥。故皆得告竣。至於平官道築圍牆。種榆柳。脩府城。葺皇華。整憲舍。徙倒皆因路遥。只令書吏往觀其役。則有不可問者矣。夫斯民即[illegible]良善樂於趨工。而離家既遠。誰為視其飢飽温寒。節其勞

供豆脫之故而農民督役者或私折其徃返之錢愚者圖其倖免而所繕不堅反繩之以罪豈不足憐哉予每遇諸役必親到其處登高量界周遭四折而定之用夫若而名日給錢若干文使無曠無乏必完脩而歸盡誠處夫苟且一工則不移時而毀壞以之又多一工之費愈益深我民之勞止則文重可念也至如庫獄巡更鈴柝之未亦時給賜祁寒暑雨尤加慰恤雖今昔異宜勢有不得不然者亦當以君子用一緩二之意行之斯可矣

衝途差役。較偏僻不啻十倍。仁人長吏。雖欲與民休息
不能也。公於不能休息之中。而曲行休息之法。官牛民
養。民得資以耕種。便在民。民牛官雇。官偶借以應差便
在官。官民兩便。可稱良法。至按牌給牛。照村編夫。此牌
撲盡方撲彼牌。一籤用畢。方掣別籤。吏胥不得上下其
手。百姓得更番息肩。此法直可千古。 郝華齋評

市集畧

自日中爲市之後。虞時懋遷有無化居周讀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都會之地規制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四方百物之所輻輳。故居必名都。都多奇貨。苟有所需懋遷而入。屢市如取諸其家。鳥自都會之外。不居屢肆。不以朝夕。速同之鄉。間日一列。江南謂之墟。墟者取其虛而流通也。江北謂之集。集者取其會歸

說。東。玄。北。[illegible]

總令照 嘗使數 百年後 嗟之成 其加征 目前之 求民意 自來事 而後一 以人

之義也新樂西漢名新市古中山趙魏屬地稱為四塞天府之國雖非都會意必百物之所輻輳者故以市名焉乃今有大不然者百餘年來毋論他物樵薪菜茹之價日以倍貴田宅之價日以倍賤可為大慮者矣予思其故而不得久而始知之古稱軒轅之治國無邪教市無淫貨邑無遊民地無荒土今新樂處輦轂三輔之地沐教近光最深

國家崇正反經訓育庶類是無邪教矣新樂貨所出者有布麻豢犍黃蠟棉花雖雜誌尚有絲絹今亦稀矣是無淫

汾南[illegible]水土利害甚詳既著矣於此有光景也得其大[illegible]此書也[illegible]

貨也百姓終歲勤動什居八九而怠惰失業者什不能一二是無遊民也然而汾鄙諸河浸溢爲災雖近日常行疏堰而水衝沙壅已非一日則荒土之爲害也甚矣由其水澇之時非若南方有魚蝦螺蚌可緣來爲生水去之後非若南方更有填淤而收數鍾故土地之曠伏藏狐兔風沙彌望數里無聚落我民又不鮮貿易轉貿他鄉故往往坐困爲所爲集者多從鄰附州邑來南關景義街之集以月每一日爲期東關望先街之集以月每七日爲期縣東宣

化街之集以月每五日為期縣南承流街之集以月每三日為期西關之集以月上旬九日下旬九日為期新道之集以月中旬九日為期青同村之集以月三五八日為期東里村之集以月二七日為期化壁村之集以月二七九日為期馬頭舖之集以月一六日為期南蘇村之集以月四九日為期何家庄之集以月二八日為期至期奔走如鶩襁負而至者如流水然皆傳易瑣細牛車之輪轔轔然騾衛之蹄憂憂然背荷者纍纍然不過黍稷穀豆抱布貿

綵及砂礶薑膚而已與之言海南市舶波斯胡之明珠火齊芒然不信即蘇杭維揚列肆所陳光艷眩目此中之根有皓首不知者頃一年之中惟三月十八日為伏羲誕集念八日為東嶽誕集二日為盛焉蓋岱宗為天地生氣此地又為伏羲生人之處傾城士女咸往觀焉舊例令尹與鄉先生邑學博祭酒讌於斯臺春和景明融熙之際上下長幼同樂亦一佳事也夫一女必有一織一縷故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故其事立不通工易事必不能

矣今新民不過藝黍稷蔬果不能轉負走販取四方之財豈則俱豐歉則俱歉歉因困而穀賤傷農豈亦困矣然而一關之市不勝異意使豪猾者緣之射利以搖侵輕重於其間則吾民益困乎為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錙之數使不得為侈弁焉所糴買米豆等項一依市價而牙行私漁吞役影索尤重禁者庶罔敢轉狡矣人窮則盜賊易生雖所交易亦不能滿數金往往有奸究探奪之患予每令人伺之嘗稱有此輩潛入縣界便親率快壯家丁分路捕捉之

自此窮邊而大道之集，值兵馬經過，往往驚而禽獸散。輙左右之撲兵或有所侵凌，予屢諭以嚴禁，至殺僅一上開，則所得極微，而所失不貲。故趕集者殆不至蒼皇焉矣。有摩轂擊，往來不憚者，凡為利耳。古人立法，惡商賈之壟求而欲抑之；今人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若新民則無庸抑矣，亦不宜分矣。集內所列者，殊無奇淫之貨。想日中為市，時不過如此。而譏而不征，通商惠工，凡牧斯地者，其用念之哉。

王政帝歷原與制而授田並重彭老因時酌俗經畫井然真為大儒學問若文章之高古兼具風神亦合班馬為一

俞思用評

滄鮮集

卷之三

目録

徵乘紀

脩學紀

河渠紀

古蹟紀

風俗紀

存異紀

治鮮集卷之三

閩莆陽林華皖彭寰氏著

徵乘紀

天下者郡邑之積也古今者歲月之積也古者天子置左右史而列國各有史以天下之書方取材於郡邑況郡邑之內所爲典禮文章山川形勝風俗厚漓人才多寡官師賢否水旱祥異尤取證於郡邑之書其可歷多歲月闕然而不脩乎今 朝廷方纂脩前史蒐羅遺文而新樂邑志

自萬曆辛卯脩後盖七十年於茲尚未有續焉豈非守土與生斯土者之責哉夫志非以備見聞其寔以攷得失因革損益於其間爾故邑志宜詳而不宜畧與郡志省志又不同星辰躔度各有次舍九州分屬昔論已悉新樂分野列在郡畢作星野志第一新樂當三輔之地九省之衝號為極要然其國所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如郤派兩河昔之沃壤腴田今變為堆沙浴兒之池木鐸之溝昔之湮塞多年今復為壕瀍舊志備等道覲列在雜志今當入於

此書之功不止一時亦不止一邑

古蹟。鉛松怪石聖帝載在禹貢邑內邦村之栢棗庄之標皆天下樹木之奇觀者。而舊志不書作與地志第二城池衙署雖典建已久時加脩葺至於學校為教化之本昔之頹陋者今則重新崇煥頓易舊觀瞻謁者肅然知敬凡先賢先儒姓氏位次上下昭穆箴銘碑刻已為釐正當詳書之以貽後人且蒐取邑內名勝書於坊牌立四方過往之

○直○是○使○世○者○心○其○通○表○章○名○邑

地使行者起景行而知重名邦亦不可畧焉作建置志第三新樂在五百里甸服之內雖今昔異宜貢賦不得如虞

如此議 藹然見 使人信 從茲率 而然

夏之制即如舊志所云貢賦萬六七百餘視成化前已增十倍民力未易甦戶口未易復昔之軍民田土皇庄勳田馬場等地皆土著世業今則撥補他屬邑內徭役無過於郵務當另附驛政於內作貢賦志第四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況一邑所關者甚鉅如舊志所載先師廟祀而不載祭器樂器祭品予亟為正之至於歲時舉行諸典皆脩書而攷之按籍而稽之作禮樂志第五州牧侯伯古今不同然為民人則一爰及師長佐屬皆當殫乃心力以無負任使

者如所稱賢令韓公文鄭公札後復有幾人哉然舊志載原全設尋裁主簿矣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其一員尋裁尋復今則又裁矣驛丞新裁其郵務悉歸於縣矣作職官志第六八紘悉張人才奮出冀北之士尤近月之光騰驤應運已見多賢作選舉志第七地則盡一邑時則近百年所謂鄉先生賢人君子孝義節烈之行可風於世當亟表之毋令湮沒不彰作人物志第八文章者載道之器也凡邑之要係於學問政事典常風土者悉借文以傳於後至

董言　天必驗　之八正　具世意　劉書

於題詠名勝感慨往跡皇華駐節詞客登臨其佳者亦如雲霞之日變山川之日新俱不可遺焉作藝文志第九歷代事紀見於經史者錄之足為後人鑒觀祥異之事則天人感應有機有兆非但京房推策劉向援證凡虞書所云惠迪洪範所云庶徵皆是也迺者　國家受命為物維新新邑之內休徵駢至作雜志第十舊志雖取一統志及真定定州諸志而成而文質不稱不無疎闕今綱則因之而目稍損益焉事寧詳無畧文寧核無煩載官師人物寧直

史通鄭以彩語也基

無由孚信無疑當知一邑之書關於天下一時之筆關於千秋後世予不敏忝宰斯土幸與諸先生及諸士同時知皆以文學史才自命豈可令宰斯土與生斯土者有負聖天子惓惓立史之意使邑乘尚有餘憾哉若夫他時繼起而作者則後之君子共用念之哉

凡衛國史邑乘取材蒐逸繁文織事不嘗絲縷機杼在心文章經緯五采錦組方為史才林公以班馬之筆其於新志猶之大才小試也昔鄭漁仲作通志柯希齋作

宋史新編皆爲當代所稱讀此書益信莆陽多良史矣

田雄純評

脩學紀

國學之建。自天下而行之州邑。三代而行之今日。無以異也。其興建而脩明者。不特崇荅先聖。宜從巍煥以為瞻仰之地。將集天下州邑人才之肄業藏脩息游者。於是烏在。繼往開來。尤所以明道也。新邑之學。因循故陋。多歷年所。無取而更正之者。將何以明道。如大成殿宜比明倫堂為高一級。以示尊崇也。明倫堂反進前而高。大成殿反退後而低。且地勢湫隘。氣象晦冥。當定非之交。居民喜穴隱處

素啓蒙人同字全在立基是明道入門功夫

其下基址既厓棟樑斜倚此聖殿之當更者也更之者累石為基若封泰山然增而益高栽桶為樑以換朽質使人知尊崇聖統學先築基以永勿壞也而遺明自易塑像製木主以來則聖賢在天之靈昭格即在木主數字點畫以內矣宜稱神位神者取其變化無方誠感必應也不宜稱之位之者輕褻之詞至不敬也且先賢宜稱子不宜直指名字直指名字施之當世且不可況古賢者乎是又大不敬也此神主之當更者也更之者南面書其子神位北面

書爵里姓字以脩叅攷別同姓使人知脩祠立誠齋[illegible]疑神將來格也而道明舊廟配享以四配位在前而處明十哲位在後而處暗後先相爲掩閉豈賢者意哉是位置之宜更者也更之者四配十哲同列左右以事先師而十哲神位少退數武爲使人知諸賢一堂如共見其冠裳劍佩揖讓者然而道明東西兩廡之制東爲昭西爲穆禮統於夫子爲一尊也至陋規則一廡自爲一門又以中位爲尊而左右自爲昭穆遂將先儒位在先賢以上元明儒者

位在漢唐宋儒者以上、豈不謬戚滋甚哉、是東西廡昭穆之、宜更、者也。更之者。東廡開三門。西亦如之。位次皆以北一位為始。南末位為止。使人知上統於一尊而旁分其世。代倫次井然。不相紊也。而道明。按堪輿書云、殿之庭謂之胸、戟門外謂之襟、胸貴方而正、不貴尖而斜、襟貴寬而舒、不貴直而射、今中庭不方、而戟門以外、徑直而長於制不合、且思樂泮水不閟、委之宮墻以外、其象如半月、厥明不全何以照臨、此門庭、泮水之宜更者也。更之者。庭取諸方

共陰崇左右逆凝庭

一案知要在存心存心要在四勿

以法地之四維池取諸圓以法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使人知胸襟豁達如水泮渙乃入德之門也而道明廟之後擅有敬一亭覆敬一箴心箴視聽言動四箴皆勒方石誌之亭久而圯石半堙於沙草附廟居民侵凌遺址畜牧於其上此廟後之宜更者也更之者經界方正仍起古箴銘而竪列之地稍弘敞如矩之絜然使人知道在後學必有與者但一心以主敬為宗而視聽言動皆合於經有如此銘也而道明至於枯株橫斜於殿前殘碑排積於庭除明堂

維公中道所以為女主微二字是明道乘須一正用不盡處

為之不先習禮諸生跬步紆曲焉此碑樹之宜更者也更之者。樹之枯者去之栽者培之碑移於兩廡以外別為亭以蓋之如國學題名然使人知先正遺文武有可攷近前之蕪穢當剪除趨蹌長足之地須留餘步也而道明若廟庭之有臺階層級而上臺之中謂之神路為神明所出入之路如天子中門之不可立也所以尊君師以志敬也陋制即以中階神道為凡人通行之級於禮為失敬此臺階之宜更者也更之者別設階級於臺耳之左右為引贊莫

闢之路，中階神路設木欄之，循天子中門禁步然，使人知君師在上，名分品級不可躐等踰越也，而道明示毋拜覲聖顏、生慚愧想、慈與縉紳學博士先生、商慨是舉、幸相與以有成、乃聖人之道彰明大著於今之時會也、遂於聖殿後、建堂九楹、中三楹為置敬一箴、心箴視聽言動四箴、於內、使操脩者有所警策、右三楹為祭器庫、凡犧象罇彝、鼎俎籩豆爵勺祝版、帳幔香燈之屬、皆依古法製備正之、珍藏於中、左三楹為藏書室、置書以崇經為本、凡五經大

彙經籍以明道經正則庶民興斯無慝為治根本

汐與去

全十三經註疏、及性理綱鑑廿一史、與近代諸儒語錄闡明心性之學可以翼經補傳、有功於聖賢者、亦購求焉。聖廟肇於己亥年五月端月、成於仲秋丁祭前一日、而堂齋諸處次第告成。夫新邑長近首善之地、又爲夫子闕里。息之邪明道之責、官斯土與生斯土者其均任之。是亟哉。

全篇以明道爲綱、而段落次第詳晰。中自有磅礴之氣。周乎内外。是眞以理勝者。大家若歐曾學記、皆不能及。至於更正制度。當爲學校不易之規。

柴王淨評

河渠紀

按西湖舊誌、稱錢塘古為山淤藪澤地、居民病之、迨白蘇兩堤、代有興作、開濬脩治、至今六橋樓榭、遊人蕩漾、烟波上下、只知有水之樂、都忘其水之能為利、而不至於為害者、厥有由然也、新築之水有五、其能為害、不能為利、脩之而始不為害者、有三、曰派河、曰部河、曰滋河、其能為利、而亦能為害、年久不脩、俱以為害、今日脩之、遂以為利者、有二、曰中同滂泉、曰木鐸港、派河、部河、滋河、發源皆自山右

來、遠不與書、書其從隣封入境界始、派河至尚陽而始廣、繞見龍山而東注於新見龍山者、新邑發脈之祖山也。亦曰奮山。以其嶙稀也。而山顏嫩秀、故謂之奮山。山從西北乾地起、派水亦從西北乾地來、蓋有木若如是耳。過卑固、岸城、亦支鳳鳴、韓村、到縣治之東南、始與部水合、部河由行廣縣前、過高飛村、亦東注於新經曹村、穿木村、木村者、新邑之首村也、邑不過四十戶。木村三百戶。若木村行水患。則邑無如矣。至趙村之東、部派二水、既滙為一、乃南下

滹沱東轄陳村入定州界大新邑自東北境抵西南界袤延未足四十里自西北境抵東南界袤延未足六十里而派郜二河廣四五里週遭境内約五六十里以與新邑爭此土也其餘而漲也漫然巨浸也忽而涸也涓然淵谿矣故不為涸所祇以擾此磧礫畝之半藻荇擾畝之半春夏霪之升排秋冬霪之擒淤是二河也使吾新之民貧若而家勞若而家安得巨靈丈人手挽之他去耶然聞之白公堤蔽秦鄭公堤蔽豫西門十二渠既鄴又有禱於松栢

灘而河從五里者。是在吾長民者之事也。今堅築堤岸。多樹榆柳以防之。夫亦曰吾鄉。以固吾圍耳。而派河、部河、治滋河歷阜平而南下。原非新邑界內之水。而歷年大為新邑害者。以新之趙門化壁兩村。窪泊滋河。如操舟依岸然。舟溯也。則茫無津涯矣。水西來東注者。性也。然滋水未肯降心而南下也。趙門化壁兩村。逼處東岸。而地勢又逵下。兩村之咽喉。一決直瀉千步。則大小關庄。西領一帶。遠數十村。幾百戶。皆蛙鳴於竈。而魚遊於階。其何以蓺黍稷。因

術者有年矣是歲已亥仲春予立馬河干按方定步集許村父老諭之咸有惰容何也余知之矣蓋往年亦曾有舉是役者工半飽於衙胥侵於土豪蝕於私蔭而窮民獨受疲困其及於河伯者纔十之一二耳故河伯亦不為之效靈也予再集父老諭之曰近若水者其村若干戶應備若干步本縣捐俸給椿干粮自第幾步起至第幾步止為其村為其人備知不完工者有重責完工者有重賞衙胥不得出入其名數土豪不得侵其工程私蔭不得偏苦其

河堤為長今口策丹彩不霑亦出心不磨得蕭發出家示識之一已

徭。從。堤之高。出人之首。上廣丈許。可。容。旋。馬。下廣倍之。可種。大。木。於是定牌振。定村庄。定名姓。定柳株。定口糧。即以仲春興工。限以仲夏告成。於是趨者如鶩。及期不爽。今堤岸萁如磐石。西顧諸村。皆種藝矣。而滋河治。此新邑之水有能為害。不能為利。今備之。而不為害者。三也。中同湧泉出於中同村之浴兒池。即伏羲氏生人處也。土人傳伏羲於此生人。既生之。又思所以養之。即於此地照水得泉。泉脉流注。可以溉地畝無數。以粒我蒸民。舊名金水河。蓋

熱水熱金誠禍此水為寶貨也管子云貨惡其棄於地也棄泉不用之以種稻畦而任其泛溢是古人所視為寶貨者今人視之與盜賊等善用與不善用大不侔矣予熱視泉眼大者如箕次如盤盂次如蝌蚪自中同村歷何家庄堤頭村營裡村及七里鋪官道有石橋橋為前輩令趙公所建碑述諸葛武侯語云此有大功德於民非小惠可比也近橋有池四匝舊時種荷花有亭臨水行人憩息便之亭久而廢橋不可行荷花為茂草矣今余倚之仍趙公之

潛也、何敢言功、水從大道過、不使行人有厲揭之苦者、橋之力也、橋脩、故水乃鬱折激湍而下郭村、一泓清澈、可鑑柳影。多鷗鷺。禹步如鶴。產菖蒲茨菰。道書云。飲菖蒲水。使人多壽考。新人、多麗眉駘背。亦共驗云。到郭村之西折而南也、水因折而少瀦、村中人知種蓮花、盛於楙木、予於是有舟之之想、水南下曲都村、達大流村之東石橋下、而水氣又加大於上流、予疑水不天來。從何加大。土人云、北五里有游眼泉。亦到此石橋下、與金水河滙。故謂大流。蓋金

水泉擬上遊恐旱時水力到此而弱故又生海眼泉以繼之。與水相生而未有竭也。金水海眼二泉既合、到小流村之西、有古剎、顏曰神仙駐節處、傳古有仙遊其地、小流之水、又析而為二、其一從村西析而南下、到赤堠村、其一從村北析而東下、亦到赤堠村、與木鐸溝之水合、所云三叉河口者是也、赤堠乃新之極南處、三水合流、民更苦之、令予令之築堤堰矣、赤堠與蔡城交界之牛村共一橋、毋相推、余謂毋多讓、名之赤牛橋、赤為火就燥。毋為水所濕牛

為土禦以火却水其保吾土也自中同湧泉到此凡四十餘里舊有水道沙土壅淤故諸村多年怨澇余同紳衿並繼周視詢諸父老皆云河溝古來廣一丈深一丈今草根為水之骨風沙為水之衣不可以泛蘆葦矣遂分定其工程如脩化壁法嚼其多種水稻畦漑田間水道次第而舒之以殺水勢以享水利而中同湧泉之水治木鐸之溝之水源出於閔鎮泉湧地驟出勢甚猛起泉高於水一尺許夏書云流水三現三伏大抵泉大者必其伏流遠而忽見

於此也土人像祀閔子甚欵古云孝子是可風也又云閔子曾從孔子遊到此故有孔村有閔鎮閔子飲此泉而封之故祀之舊稱木刀溝不知何義也余思水所以利吾民也知不利何取焉木刀難乎其利為也既為閔子從遊夫子經過之鄉所飲之泉盍改為木鐸溝木鐸以明教也教之用水以興地之利使衣食足而知禮節敦古俗其不愧此泉與木鐸溝近路喬王村協神趙門大寨遶西賈庄仲過人家煙火曲巷瓜棚兩岸臨流有垂柳小橋遊魚驕鴨

是何是
松溪流
陸奏本
何處是
安南關

予欲添之㨿閘牙橋、不讓二南圖畫矣。從西貫過安庄、東陽齊同、盧家蘭渠、城西馬頭舖、蘆家者水際多蘆荻人家。蘭渠者芙蕖香草水氣如蘭、城西者古新市基址也土城尚在城西村以東。馬頭舖有石橋三門乃古新市縣治之南關城壕橋也。前龍趙公濬而栽蓮搆亭舍以駐行客名蓮花店。有明太保梁公石碑在橋之東古蹟猶可考也。然荷花未開錢店舍皆无據矣。水由官道行行者病涉恐濟棄其耒耜矣。予到馬頭舖迎送問父老所以不耕之故然

不以水哉。群呼而泣欲下。予曰。是不難。引我馬背三歲登觀之。歷東庄、双晶香城、赤堠、知木鐸溝之盡處。即三叉河口也。自閑鎮到三叉河口凡六十里。按其步之數。戶之數。粮之數。一如脩化壁脩中同湧泉法。而木鐸溝之水。治所云。新之水。有能為利。而亦能為害。年久不脩。俱以為害。今脩之。而始為利者。二也。嘗改舊誌。新樂去新市。隋改市為樂。以隋人好音樂。新獻度曲。故宜以岳。不宜以洛。且洛屬水。岳屬山。此處民情若湧。故縣名寧以山勿以水。予謂頗

有起伏有呼應都從自然其論行水之法

善用此水者何如耶他年荷花全栽也舟楫脩脩也楊柳依依稻田稷稷菽麥之穀薿薿然亦可謂樂其樂而利其利矣安知無物色可比西湖者

余歷遊北方見多有水利可興處而北人不知非不知也不能行也大禹之治水惟曰行所無事今人不能解無事之理所以一切事皆不能行但治水乎凝山靜學直繼先賢一切以無事行之所以事事皆治寧獨一治水乎而治水故為治新之第一政矣余未也許

高古處似孫可之。樸茂處似酈道元水經注。格法神韻。又熟御議數家論記。余自燕入晉入衛。自衛入燕入楚。往返新市渡河者四。聽與人誦視。恨無大文可勒方石。今讀此篇。當與河流同永矣。程既白評

見花供
秀荻旌
赫直飛
格千羨
詩才凝
蘭記乎
可稱立
坐

古蹟紀

南縣治西行四五里爲趙家村出村西望十里許若城若山若樓若閣巍然雲際爲伏羲臺縣誌八景之一曰羲臺曉日蓋取諸沐日浴月象帝之光也帝服旒冕黼黻衮衣從官簪組甲冑便殿後宮圖繪侍御服食器用雕鏤質色皆後代所尊崇而加麗之伏羲時原未有此按伏羲生於成紀有虹流華渚之祥今秦州成紀縣畫卦臺雲後猶見卦痕又何復見新市歟及考新市舊誌云伏羲曾寓此而

生人故有廟方知成紀爲帝所生之地新市爲帝生人之地亦各不誣矣每歲暮春十有八日有司紳士設宴讌致祭庖犧餙庖人治庖必蠲潔勿忘太古始創飲食之人庶幾能見聖於羹乎是日也俗稱伏羲誕日亦稱羲皇廟集趕集者甚盛吾謂此熙熙攘攘而來者遡厥初生皆當以伏羲爲鼻祖則今日集上諸凡年長者皆當視之以伯叔諸凡齒穉者皆當視之以弟姪眼前大衆誰非屬毛離裡之人夫亦可以感悟而不忘其本矣返本則知仁知仁

則相睦。相睦則不爭。不爭則無訟。而政以簡。而俗以淳。太平可立致。皆自羲臺廟集始。邵堯夫云。人當從羲皇心地上馳騁。又云。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鳥由羲臺西行三十五里為筆頭村。村有書院。祀孔子及四配十哲。土人相傳孔子曾經臨此地。落筆以遺後人。先時尚有筆頭流傳人間。後化為五綵雲霞飛去。故隔村有名化筆村。有名孔村。名閔鎮。閔鎮者。閔子從遊到此。飲泉而甘之。亦名閔泉。而其村名筆頭村。亦稱孔子落筆鄉云。有書院。余為之說

函生索跋示僕人

筆曰筆之為則貴直不貴曲剛柔適中而後宜於用周武王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文者載道之器筆者載文之器使所載者不出於道義一涉詖淫則為陷矣諸生其慎之哉今將謂筆果化去不得親見先師所御以為憾事但試一開卷讀易象尚書春秋詩禮彖論夫子所刪之定之作之述之者其猶可想見也其所謂化而飛去者固未嘗去其所謂流傳人間者真若手澤存焉爾且夫子之道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川嶽星辰隕則為石川嶽

[illegible]

出而爲雲所稱化爲五彩雲霞飛去者非此之謂耶前丁酉歲於學宮得石筆規制古異堪輿家言當置之高明之處乃置城垣上抑化則爲雲而落則又爲石耶是未可知也附近閔鎮村亦建閔子廟每紳正笏見旒森然是必未易木主之前宋元之祠祀乎由縣治東北行五里爲石頭崗山不甚高而以孝婦得名孝婦劉氏爲元知印韓太初妻事姑有奇行明太祖召至京師令入後宮使太后妃嬪觀焉賜衣鈔官爲送歸新樂故此地亦名孝婦崗山容凝

聯千秋

天情青 峭趣由 可為記 謝苑生

黛具莊嚴，覲由孝婦崗十里為杜姑村，為宋杜太后故里。后誕育太祖、太宗，開有宋三百二十年之曆，而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之訓，眞女中堯舜也。由石頭崗北行五里為坳村、北嶽廟，在烏廟右建大士庵。庵背有唐鄂國尉遲公旋馬柏，柏亦作旋馬狀，青柯細葉，樹甚異，其理如波紋，如螺盤，如雲起，如繡互，如錦迴文，如王叔明皴法，色黝然，光如漆。逾坳村五里北為渠家庄，有古槐樹，合數人圍之不過，不甚脩，而庇蔭數家，云是五代時植。宣府槐龍、報國寺松

戚然無第以一詞畫之祕似采照

皆以雖見與見於詞人題詠而此以生於村落鮮有知者。過不過豈非以地哉。由梁庄北望爲黃山。即古中山。取黃中通理之義。有黃石公洞。洞口微窄。內可坐數人。其幽深處不可測。亦云少容山。殷時有女冠得道數百年而容若少。登山上憑眺。則東盡定州。北極曲陽。西窮行唐。南縣新市。如視指紋。隱隱可數。由新市南行十里爲漁柢。初呼淤底。謂淤泥底下之處。余改爲漁柢。此處可以漁。民不解漁。處澤地而不知利。余教之以漁。此村爲河之南。郜派二水

會流所射砥者即中流砥柱之意也由漁砥南行三十里為孔村孔子經過之村村之背有白沙堤每年益增高蜿蜒若龍為村之護由孔村南行十里為南蕪即蘇祭酒天爵祖堂有春露臺當日祭掃之墳廬也蘇公有春露歌仁孝藹然可續白華之什公生元時文章比於虞集道德亞於許衡有春風亭則虞公集為題而吾邑陳公旅為記夫天下大矣由開闢而至於今不知幾千年所謂神聖創出厥物者若伏羲可謂至矣以布衣為萬世師若吾夫子止

矣。循道而至神像。若於少容黃石公。亦世所希見矣。遭際分茅讀書策仕。如尉遲公蘇祭酒。亦足矣。姜嫄簡狄而下。如杜太后亦僅見矣。臣婦而動天子。如劉孝娥者亦少矣。新乃以葭爾地兼而有之。噫亦幸矣。不逾百里之中。試一憑望。高臺猶在也。箒旦猶存也。英雄叱咤之狀。詞人雅集之地。紅流月降之祥。與夫熒熒寒燈。姑媳相依之性。猶可想見也。余惟與都人士。覽其蹟。想其人。歌高山景行之詩。與相與以有成云爾。

新市古蹟甚多。以前志多闕畧不載。雖生斯地者。不留心。覧。采亦不盡。詳所謂眼前光景遁不出。身在廬山耶不知。吾夫子以蘇諮之暇。高情大筆。盡入錦囊。不特絃歌雅化。一時倚賴。遂使前代山川人物。託以流傳矣。白太一評

札彷人時亦問今俗出異於則

風俗紀

讀東西京書見風俗最近古而吏治在三代下爲盛迨後亦戞戞乎難哉夫催科鞫獄期會簿書尚恐救過日或不給若移風易俗必非俗吏之所遑及蓋不自今日而始然也化瑟之不調必取而更張之致白虎通風俗記所紀五方風土不同其間純雜文質貞邪厚薄原不齊等若欲一一而更之㨿人情不可行吾謂俗既如是亦不必更但因其俗而化導之足矣新市近隋唐故都糾糾葛屨可以履

今刋頒今俗詳俗表之意齊之以禮廢

霸言其儉也。今遺風舊俗。猶有存者。在所不必更。但使士民能知俗之所以然。孝弟葬祭。必寓意以行之。亦可謂化成而俗美矣。每歲元旦。各家設一天地位。用方桌上。駕彩樓。有以彩緞錦繡者。有以彩紙圖繪者。皆採柏葉圍繞之。取百歲之義。猶俗斟柏葉酒云。中書天地神祇位。獻以花菓糕餅牲醴。各不同。而各極其潔。而散。四鼓起。率家人見女。拜天地。食餛飩。混沌者萬物之初也。乃出門。肅賓客。賀新年。大家有大天地位。中人之產有中天地位。小家有小

起天地　位於於　在於行　長者帝　未有者　學則

一再江水　宏忍先　生佛祖

天地位吾、謂天地大矣、其位在人方寸正中、故云人身上一小天地、時時皆然、何獨元旦耶、歲三月、祭掃祖先墳墓、告蔵端於始也、清明日、掛紙墳頭、十月朔、剪彩紙為五色衣、上墳焚之、謂之送寒衣、夫歲時節序、衣服溫凊、念及祖宗、可不謂孝乎、而俗胞兄弟、及從、及再從兄弟、有搆訟者、官詰之、則曰、雖是一門祭祖、其墓各戶當差、吾謂當差乃朝廷公務、獨不思一墳祭祖者、墳中骸骨、豈不是汝等同屬於毛、同離於裏之人、而鼠牙雀角、心則何忍、勸爾兄弟

於祭掃祖先墳墓時仔細思之心哀而敬則愛油然而生於是多感悟而和者矣。正月十七日、爲城隍神誕、先三日、四鄉擡會叩獻者、以千數、夫天下城隍誕日各不同、獨新市以上元、燈花鼓吹、取天官錫福之慶、吾謂新民其亦知力行善事。自求多福與。三月十八日、爲伏羲誕日、上伏羲臺、拜人祖、以求生子、人祖者。生人之始祖也。能予人以生。故男婦多來、拜者。曰剌剌說不止。則未生而禱也。其既有生而謝者。狀甚欣躍。頭搶地叩不止。以云報也。三月念八

日為東嶽帝誕日祭東嶽帝於東關外嶽帝廟鎮城定州人多來焚香趕集云四月四日為北嶽帝誕日按北嶽大茂山在山西渾源州舜北巡狩十一月至上曲阻雪望而祭大茂極嶽之石飛來享祀後人建飛石殿於其上有藐子聽留題在爲曲陽即新邑逹北界邑人於邨村亦建北嶽廟表曰北嶽正祀是日會多而集爲盛丟至於三月祭藥王求去病也與正月走百病三月食米茶則無病同意也五月祭八蜡周禮迎猫迎虎之義祈土功也春有祈秋

政齊俗化民之訓於此見之

有賽皆鄉之人自為戲、謂之繚把腔、琵琶調、絃子腔、雜與曲不符、而報賽之誠亦可以格田祖也。六月祭龍神、却水害也。七月放河燈、照幽魂也。太抵風俗之患在於不知敬畏而無所顧忌耳。至官府以法繩之、亦縱手後矣。今新市之俗知敬天地、知敬祖宗、知敬鬼神。故不敢於太為奸惡而犯法者少。吾故曰但使士民能知俗之所以然、而事事豫寓心寔意以行之、亦可謂化成而俗美者是也。又何必更焉。至於民間男女飲食耕織之類、亦採風貢俗者所宜

竹枝詞廣而載俗而不但大符凡人之達

開焉。他俗合卺者必擇利未及利之期穿想贖以待之且借辭以索禮幣者有之、司馬溫公曰、娶而論財、非君子之道也、此方則舉在除夕、曰除夕合婚、百不禁忌、蓋從其簡便、即吉辰也、竹枝詞云、一聲爆竹却寒灰、此夕多斟合卺杯。易了尋常婚嫁事。便宜省費兩家財。凡人家無事不食魚肉、亦不頓頓用大米飯、而只以麪、以小米、以蒜、以葱、及黃瓜茄菜之類、他麥未熟、露仁麥先熟、造碾饌子食之。詞云、春麥青青秋麥黃、未堪採擷薦高堂、就中先熟露仁

○○○○○○○○

子洗手搓成糰饌湯正月師娑打大平鼓唱四季歌以祈年二月二日謂之龍擡頭各家以灰圍宅舍謂之引龍蓋驚蟄節則土膏其動故引之也天黎明有鳥曰黎雞與啓明星同出田頭有鳥曰牛安叫一聲占一分收叫十聲占十分收占鳥聲而知有收則驅牛種地而人心安然故名牛安鳥詞云黎雞喔喔天初明布穀飛鳴喚早耕禱祝牛

○○○○○○○○○○

安田畔鳥今年多叫十來穀當農忙之時邑無遊手之人每早城門未啓荷鍤以待僱者謂之傭工作活人僱工者

管家謂之僕們、令僕們提燈照其面、恐有剌姓人守者、識之也、他處來者、謂之派來子、恐有姓人、待僱借口爲東索詐者、謂之放鴿打網、故僱工時甚慎之、詞云天色朦朧未曉時、僕們仔細僱工逕叮嚀勿僱派來子恐有東方放鴿兒、此地沙土瘠磽、難種穀而易種麥、故五穀未成、幸有瓜菓續其青黃、如梨杏花紅蘋婆之類、民生寔嘉賴之、而最多者莫如棗、遠方之人亦稱新樂棗、云棗未結時、有蟲食葉則不花、蟲行一步一曲、故名步曲、養棗家男婦持長竿、

想見重
恨苦乎

剝遠條、必重晝而棗乃有秋、亦甚費其工也、年儉、則所謂不償其工。年豐、則數十倍亦有之。剝棗景象。不異江南採桑圖也。詞云、食稅衣租看棗枝。長竿翟翟剝重時。但求步畝刪除盡、躧向蜡神灑酒卮。新市地卑濕者怕雨、高燥者怕旱、安得不雨又不旱、兩者兼行、使高下之人、俱無憾乎天地耶、雖有良穀、不涉由且歲、亦俗情也、詞云、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食飽飯、試看禾下土生斑、盡是勞農瀝齊汗。至秋時、棉花初收、價甚賤、以其多也、貧者出賣之、以急

完粮過数日、則罕而貴重、富者乃出賣之、所以地方種木棉者、亦稱種花、詞云、春日牡丹秋菊花、冀將園畝闢芳華。但求多種木棉子。煖却邊村數口家。蓋此方亦出黃絹、而養蠶者稀、桑柘亦不多種、但村間婦女多織布、男子亦多、織布種地、時男子種地、婦女亦多種地、九月砧杵敲、比他處爲響亮、以布衣者多也、詞云、少養蠶娘織絹黃。爭知南國有繰緗蘤衣。不舍三梭布。鼓畫砧敲對月光。蓋新市之俗。尚猶近古如是。予爲之謠。非敢謂風俗攸同。欲觀風者。

知新民之疾苦後之蒞斯邑者庶幾存念之撫循之生聚教誨之無愧東西京所載良吏斯可耳

予曩以皇華駐宿見廬物廬舍俱有荒涼之色甚歎衝疲之邑堪念如此及奉使重經則吾社凝齋為大令而肩摩轂擊井屋鱗次風俗藹然如見太古讀此篇覺當日景象依稀在目益信神君之言不虛矣　邵無畫評

存異紀

天下之事本無可異以為異而異之則亦從而異之從而異之則姑存其事紀之矣書事光武謂劉琨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術而致斯異琨對曰偶然耳左右皆失笑帝曰此長者之言予以為此定錄裏之言非故習為謙謹者也戊戌歲四月二十五日建錢羅漢堂己亥歲四月二十五日異僧類羅漢者至先時有人鑄羅漢十八尊聖僧一尊欲龔上五臺山至新之小寨舖

忽重甚以數十牛挽之不前因作庵覆之久已壞矣有竊鐵者欲毀以改鑄羅漢夜放光村之人驚覺而起竊者遁去予一月以公務出里人白孝前來述其事予惻然心動遂捐俸付白孝建鐵羅漢堂居之衆謂工者行役甚遠予指一處曰此地似宜泉掘之果得泉而甘蓋舊有井而沙埋之也越年是月是日有神僧經過村之人異之為傳進見其衣服容貌即古圖畫中達摩一葦渡江然其兩臂上現浮屠佛像如雕鏤焉於臂上肩上附一粒許嘗聞論心者

此也亦立空現

八物鉄水月庚湯六

謂心在腔子裡。又云心如蓮花。疑為寓言耳。今神僧胸次洞
處直空洞然有物如菡萏狀可手摩娑而得也。共學中國
語未甚了了可聽者什之一二、向耳云自大西天來幾萬
里一路不裹糧而自得食惟裸和僧德脩能辨之云噫善
哉此乃已證第四果位羅漢也二月十一日河南懷慶府
進解逃人寫主鄭捷鄭經邦到縣閏三月初五日鄭生經
邦自京回籍請見初十月鄭生捷卒於十里舖初二生以
東以株速赴京道經新邑予業而訝之私謂此二人文弱

罔不頻豪猾扞文網為逋逃藪者詢之則皷墮淚下果供懷慶府溫縣食餼弟子員也為語於緹騎得少恤焉至部事果得白歸抵新邑則鄭生經邦來謁感慰甚至曰非先生安知無辜非先生至誠亦不能取信緹騎其當死於鞭械奔暱何能至部獲白我又言吾叔以病少滯至時亦當上謁數日予以公事出有數人倉皇跽馬首告曰吾輩河南鄭秀才捷同伴渠數月病勢甚殆謂吾病必不起倘得至新樂吾不患委溝壑矣因僱車謁御者幸為我疾驅至

一語如 二發覺 小意何 心無人

新樂當償汝矣果入境至東十里田村店曰吾竟不得面林公矣啜茶未畢而卒予亟遍視之爲棗其後事周身悉備復僦其車輛送至温邑於是同行者嘆曰異哉鄭生不幸而死猶幸而知遇林公也四月初三日節烈韓玉蘭附魂於牛氏四月十五日韓玉蘭去牛氏病愈初余閱河至牛村鄉先生咸在村有媼忽當道呌號其子亟扶之去且叩告曰某婦久病癲癇語言失次幸寛貸村人亦多爲言（宗叫人音說）者余曰媼語言未爲失次特聲音似晉地人耳呼之前則

當收集其此作因名陰陽五理在

[illegible]

自叙曰、吾非此郡人也、身為山西明汾州郡王姬韓玉蘭、國變後義不受辱、以衣帶自縊、今借屍還魂、[illegible]殊慷激、余謂此事古今多有之、命其子偹記顛末、立主祀之、以安其魂、數日鄉先生相見、述其子依教而病愈、因舉王罕知潭州時、有狂嫗[illegible]詐事、出言無章、罕委曲徐問、乃妻某氏無子夫死、妾逐逐妻而據家資、前守時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嫗即愈、相傳王罕治及鬼神、今韓玉蘭之事、以此方之、有同然者乎、謝不敏、因言游魂為

不可辰 不才射 不爲時 迷時

廟。昔子產立伯有之後。况貞正者。必有餘烈乎。不關晉也。壺之頻白日見形於人。大笑謂夫為忠臣。子為孝子乎。天地大矣。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本自不昧也。訊之又何疑焉。

是歲夏五月五日、始重建聖殿、六月十五日、並蒂蓮花開於青同村、八日、復開於楊家庄、容曰並蒂之蓮、雖嘗得之傳聞、與紀咏、然亦謂之罕遘、而發見於是時、抑有說與、余曰並蒂者。和睦之兆也。今之村庄、即古所謂連同之鄉、總私急公。出入守望。相友相助。古鄉田同井之誼也。夫尊和

履善則吉氣自迎之。是村藹然猶敦古道。並蒂之生。適與地值不亦宜乎。七月七日、五色靈芝產於東郊、十日、紫芝復生於東郊、客曰。昔漢郊祀。修靈芝如車蓋之異。以為樂章頌於宗廟。今靈芝之斯出。而氤氳之氣。蓬如。縷如。旋如。翔如。經緯如為煙。為霞。為雲。為幻日。為含利。（得。未。背。有。）色隨時轉。光隨人覩得無異乎。余曰。煌煌靈芝。一年三秀。芝草無根。昔人或以比賢人君子。或以詠太平盛世。夫賢人君子所謂中庸之德也。太平盛世所謂中和之時也。予德雖謙。而幸逢

紛驗見保業書知仙符為變該

聖人往御其騎出也文佩異爲八月初旬邑人采木棉花花中有蜾類人形衣冠面目口鼻悉具作黃金色百姓傳觀稱異喧呼為木棉仙予謂鱗毛羽介皆以孟盡之而變現脫化皆可以仙名之亦不必異也八月初六日聖殿告成念七日聖誕先一日朱草生於殿内子思子神位前草初生凡四莖色殷然如出海珊瑚所叢萌處氣甚勁沙隨湧起凸如阜其亡稍備末捲如豆如芝如榆莢變化光采不可名狀邑中父老子弟環觀者日以千數因客以問余

曰是誌所謂朱草者也黃帝時朱草衍於階衢漢世祖時朱草生於水涯比之蓂莢屈軼猶爲過之今聖殿初成比土之石之沙之塼之春之甃之皆新築基址朱草乃茁然挺生北方氣候甚正玆春置閏一逾中秋隕霜已際百草凋黃此草乃苞然始榮又適與聖誕之期合夫朱草必以四聖萃四方之象也其在聖化日臻諸草木區以別矣曰譬諸草木兆民允殖生殿内則升堂一入室之兆也亦天下一家之應也豈特一邑一時之異哉客曰是則然矣然則

新樂亦有說與守曰甲坼者從一仁而分也萌蘖者從心生而起也心之根負陰抱陽含元以處遇感遂生今邑鄉先生暨博士弟子員襄成盛舉於聖誕也執帨以將亦歡欣鼓舞樂於斯道而然也樂則生生而日新其出於新樂也豈無說歟夫錢羅漢何以不至五臺山而戀茲地何以數十年始現光而動土人何以類羅漢者逾年復見於是月是日鄭生既免於禍何不免於歿何以歿而必至新邑界韓姬何以殉節而尚欲留傳於人間又何以託言

於鄉猛安其魂而卒何以芸蓮芝之木棉子何與朱草一時並現朱草何以生而適當聖誕之期皆事之不可知者皆事之偶然者也一切世間天人仙佛聖賢神鬼草木昆蟲變現俱該沙界感攝總一微塵無奇特想無分別想寔無可異是名無異而吾與異容姑存其說焉可矣

如許異事都寔是寔非異然而甚異甚異尒未也辭

余邑一歲中諸祥駢集天人感應異哉致齋誌四異前有韓侯今有林父後先輝映信非偶然史鴻公辭

跋

曩予謁選都門所見賢士大夫無不交口稱林凝齋使君者卷正學不講明久矣見林子君家財尊祭藥之地危坐匡牀終日

不下容至則相對湛然移忽去
捐散笑論知不出皆嘖嘖傳之
余方學覓世所弃人以不得親
近聞教爲歛末緣林朱君刻符
潯陽鮮虞子令李彩顏之面愜

而新民凋瘵之極庶乎吾君瘳
也鮮靈地小而衝僻而困方蘇
郡之不幽而又云也誨風俗仁
義之事抑及仕君嚴憚吾法德
役患均而民不困於公乎水害

爲我利而民不善於湯諭民以天倫至性而爭訟為之衰止更遠學究情封守與家千年之因循苟且者曰與君招作之士於是修於學校之細與講於約

既與君相與勤於田畝三年而歎
大以此致所藏彝鑄纍纍乎方
學製不録獵淵繼繩於先君而使
君形之行實歷所日紀以自考
者一而予之受而聞之然後知先

君之所以得釋者皆從營行願其而發明動靜文學如身此心予蓋信向之久矣士大夫交口稱頌者爰以哉因謀梓闔邑刻以公者易見其趨經至再予曰天

下之慕俠君不隔祀迺閭微者
何限而至河浦漆聯邑必歸賽
者亦何限此書一出則移顧凡
保極而民之凡有療者皆得解
集啓之也因臣之以請爲遂題

而樣之精

順治庚子春月邑人筆宗沂然

史儒頓首拜題并書

後序

昔平原獻論於士衡子由亦爲長公作和陶詩叙識者不謂阿其所好哲不敢遠方晉賢而家世清白伯仲師友惟以文章自

娛風雨連床者垂三十年殆有近蘇氏所云哲性疎識寡家兄悌愛特篤每有誨誡未嘗加以遽辭義形於色而已故雖未能行深自循服爲兄嘗言曰學必

爲已顯必爲人爲已則學問皆
求眞切斷不放下虗過爲人則
鄙吝自私之病去矣回舉華嚴
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大要
只在行顯品而童子五十三參

何等懇切容春晳自閩越來省
兄於邑署兄以治鮮集示晳曰
吾日用寔歷俱在是汝其求之
晳因進曰昔阿難爲如來愛弟
楞嚴一部佛雖爲阿難說法然

頂首光所照與天下受持此經者皆得解脫矣今集中如行願說願力妙辭應有龍象呵衛動靜晝夜已具知識境界至於所言今昔風土民情利害得失無

非學之所證嚮之所成雖以教
我恐當爲世人廣度矣既而邑
中士大夫見之果取以授梓而
當代諸公競爲皇甫亦足見哲
之非阿所好者因述其說於後

竊附於平原子由之誼云爾

順治庚子春正日弟向哲謹拜

題於鮮虞西園